



一志扶贫路 山河皆为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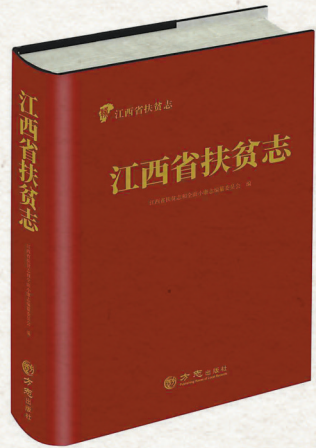
□ 毛江凡

千年红土孕初心，万里山河启新程。中国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是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近日，由江西省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编纂委员会潜心编纂的《江西省扶贫志》，由方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作为全国地方志系统率先问世的省级扶贫专志，全面记录了江西人民战胜贫困、迈向全面小康的历史进程，对于全省总结历史经验、知史鉴今、接续奋斗，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修志为传史，鉴往以知来。编纂扶贫志，是中宣部部署“纪录小康工程”的关键篇章，是为时代立传、为人民留痕、为历史存真的文化重任。江西省委、省政府以高度的政治自觉与历史担当，高瞻远瞩、统筹部署，于2021年9月正式成立“两志”编纂委员会。原江西省地方志研究院与原江西省乡村振兴局携手并肩，组建专业编纂专班，省委办公厅、南昌海关等72家单位，全省11个设区市市委统战部同心聚力，扛起修志重任。

漫漫修志路，拳拳赤子心。本书编纂团队克服了早期史料稀缺零散的重重难关，直面记述跨度长达72年的扶贫历程。他们坚守历史本真、秉持求实之道，从资料长编的深耕细作，到试写稿的反复推敲；从内审初审的严谨核验，到复审验收的精益求精，历经十余次精心改稿，四年多栉风沐雨、笔耕不辍。2024年初冬，志书顺利通过专家终审；2025年岁末，正式刊印；2026年初，全国发行。方志出版社以匠心守初心，以严苛保品质，与编纂团队同心打磨、精雕细琢，让这部志书成为经得起历史检验、承载时代荣光的权威文献，为世人打开了一扇洞悉江西扶贫、读懂中国减贫的精神之窗。

一卷扶贫志，半部赣鄱史。《江西省扶贫志》以新中国成立为源，以2020年脱贫攻坚全胜为界，跨越72载春秋，全景式、立体化、系统性记述红土地上扶贫开发的艰辛



▲《江西省扶贫志》
江西省扶贫志和全面小康志
编纂委员会 编
方志出版社

跋涉与辉煌巨变。特别是浓墨重彩书写党的十八大以来，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历史征程与彪炳史册的决定性成就。全书融述、记、志、图、表、录于一体，设扶贫区域、方略成效、帮扶方式、社会助力、社会保障、管理体系、江西实践、人物荣光八大篇章，体例严谨、脉络清晰，184万余字厚重而铿锵，百余幅图片定格历史瞬间，见证奋斗历程。全书无浮华辞藻之饰，无虚构情节之造，以质朴笔墨描绘时代长卷，将江西脱贫攻坚的滚烫初心、峥嵘岁月，深深镌刻在方志史册之上。

赣鄱大地，红色根脉；老区人民，情深似海。江西是著名的革命老区，也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老区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78.1%，老区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61.8%，是全国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主阵地。打赢脱贫攻坚战、实现全域整体脱贫，是红土地的

千年期盼，是赣鄱儿女的毕生夙愿，具有改写历史、泽被后世的里程碑意义。编纂《江西省扶贫志》，既是全面记录赣鄱儿女战天斗地、攻坚克难、奔向小康的历史载体，更是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精神血脉、凝聚奋进力量的时代工程。这部志书以地方志的庄重范式，定格江西扶贫的政策演进、实践创新、丰硕成果与宝贵经验，为以史鉴今、资政育人、接续奋斗，铺就了一条通往未来的精神之路，其历史厚重感与现实引领力，穿越岁月、直抵人心。

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江西省扶贫志》坚守“存史、资政、育人”的初心使命，为广大干部群众读懂江西扶贫史、感悟脱贫攻坚精神、汲取砥砺奋进力量，提供了一部笔笔含情、页页千钧的权威读本，带来直抵灵魂的深刻启示。

这部志书，彰显初心如磐、使命在肩的政治担当——

革命胜利之日，便是奋斗启航之时。江西老区人民从未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而是以战天斗地的豪情、愚公移山的韧劲，奏响一曲曲撼天动地的脱贫壮歌。从井冈山麓的精准扶贫，到赣南苏区的脱贫摘帽；从罗霄山脉连片特困区的产业突围，到赣东赣北青山间的生态富民，江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走出一条独具赣鄱特色的脱贫之路。井冈山市率先在全国脱贫摘帽，成为精准扶贫的标杆；党的十八大以来，40名扶贫干部以身许国、长眠一线，54名个人、39个集体荣膺全国脱贫攻坚奖，一组组硬核数据、一个个动人案例、一幕幕奋进场景，生动诠释了各级党组织与党员干部同心同向、践行初心使命的忠诚底色。

这部志书，诠释实事求是、因地制宜的科学智慧——

一切从实际出发，是攻坚克难的制胜法宝；精准施策、靶向发力，是脱贫攻坚的关键密钥。江西立足省情、体察民情、因地制宜，针对不同区域的资源禀赋、不同家庭的致贫

根源、不同群众的发展需求，分类施策、精准滴灌、久久为功。2012至2020年，从建档立卡精准识别，到一户一策精准帮扶；从挂图作战精准推进，到脱贫摘帽与乡村振兴无缝衔接，以科学方法破解贫困难题，以务实作风夯实脱贫根基。这一伟大实践，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在红土地上的生动演绎，彰显了江西千部群众求真务实、笃行实干的优良作风，为全国乡村全面振兴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江西经验。

这部志书，饱含人民至上、情系苍生的赤子情怀——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以人民为中心，是扶贫工作的初心原点，是贯穿始终的精神主线。志书浓墨重彩记录江西激活红色基因，以党建引领脱贫攻坚；传承苏区干部好作风，躬身作答脱贫攻坚“时代之问”；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拓宽富民之路；畅通扶贫产品销路，增厚百姓家底；完善易地搬迁后续帮扶，让群众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健全防返贫保障体系，筑牢民生底线……桩桩件件惠民策，字字句句为民情，字里行间流淌着党与人民血肉相连、鱼水情深的温度，彰显着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同甘共苦、团结奋斗的执政情怀，让每一位读者都能深切感受到，脱贫攻坚是一场以民心为向、以民生为本的伟大征程。

老区不老，风华正茂；红土生辉，风景独好。革命战争年代，江西人民在这方土地上创造了“第一等工作”，光耀史册；七十二载接续奋斗，赣鄱儿女造就了“全面小康、一个不少”的时代华章，震撼山河。

近十年，江西经济破浪前行、高质量发展动能澎湃、向稳向好，赣鄱大地处处生机无限。站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起点，《江西省扶贫志》的出版发行，既是对一段波澜壮阔、气吞山河历史的深情回望，更是对未来征途不懈奋斗、勇毅前行的铿锵宣示。

日常叙事中的 家国之道

□ 袁枚

翻开王跃文的《家山》，耳边响起的不是惊雷，而是沙湾村第一声悠长的鸡鸣。这部长达54万字的作品，以湘西雪峰山区一个小村庄为舞台，借沙湾陈姓几代人的命运沉浮，铺展出20世纪上半叶乡土中国30余年的历史图景。小说的叙事逻辑不是单一线性的，也不靠激烈的矛盾冲突推动故事走向，作者王跃文呈现的是沙湾人的寻常生活：办学校、抽壮丁、征赋纳税、抗洪灾、婚嫁娶，无一不飘散着浓浓的乡土气息。这种“去戏剧化”的叙事策略，恰恰是《家山》独特的艺术贡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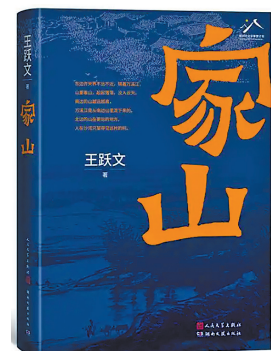
从叙事结构来看，作者没有沿袭《白鹿原》式家族恩怨与阶级斗争的双重变奏，也没有复制《红高粱家族》的传奇色彩与生命强力，而是以对话取代对抗，以日常更新了新旧观念斗争的书写模式，将宏大的历史命题还原为柴米油盐中的伦理抉择。小说中，作者几乎是以工笔画般的耐心，描绘了耕织劳作、婚嫁娶、人情往来的每一个细节；薅草锣鼓的喧闹、稚戏的神秘、端午赛龙舟的热烈、“阿娘”“堂客”“霸婆”等方言俚语的准确嵌入，让人物对话活色生香。这种“清明上河图”式的全景铺陈，不只是地域风情的展览，更是作者对文学书写本体的自觉探寻——他在极其世俗却又充满诗性的日常生活图景中，不时鸣响着冲突、争斗的命运变奏，从而构筑了一种唤醒我们文化记忆的乡村生活图景。

《家山》的叙事重心，始终落在日常生活中如何涵养家国大义这个深层命题上。作者没有将革命历史展现为孤立的宏大叙事，而是将其融入沙湾人的伦理谱系之中。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高蹈的英雄，而是在生存线上挣扎的凡人。乡绅仲德公奋不顾身解救“红属”，他的行动不是出于自觉的革命信仰，而是源于“不能让好人流血又流泪”的朴素道义；日本留学归来的陈扬卿，不拿工资修水库、办新学，默默付出，源于“让子孙后代不再受早涝之苦”的日常远见；刘齐峰、陈克文组织的武装，植根于守护家园的本能。作者所提炼的主角们，各自的命运在时代洪流中颠簸，但当历史惊涛拍岸，他们骨子里的“和善不是软弱，是骨头里的硬气”——这种集体无意识的道德选择，构成了支撑民族前行的原始驱动力。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乡贤伦理的当代重申，体现了难能可贵的文化自觉。《家山》对佑德公、桂老儿等乡贤群体给予了客观的评价。如当征粮队进驻沙湾时，老族长用《朱子家训》化解冲突；当工作组到来时，村民依然称地主为“先生”。这些看似“不合时宜”的举动，并非简单的守旧，而是对传统伦理中“和善”与“担当”的敬畏与恪守。作者以家庭关系和家风传承为切入点，很好地回应了传统文人的重传和再造之难题，尝试把现代政治、家族叙事和村庄的历史结合起来，由此展开乡土中国现代化转型的深层思考。

《家山》的语言则是另一种值得关注的审美创造。作者巧妙地将语言的地理性与文学性结合在一起，体现出生动鲜活、温和雅致的审美趣味。这种语言策略构成了具有本土美学意味的“雅俗中和”传统。方言俚语的巧妙嵌入，跳动的中国小说与民族文化一脉相承的雅俗共赏之心。小说中的人物命名与地名的设计同样暗藏机杼——“家山”既是具体的地理坐标，又是精神原乡的隐喻；“沙湾”二字，既有水乡的灵动，又暗含“淘沙见金”的哲思，这种命名艺术与《红楼梦》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国文学特有的文化密码。而“红花溪水库”所象征的坚韧、“凉水”所隐喻的肃杀，都预示着这片土地上即将来临的风暴。可以说，《家山》的语言风格，真正完成了从“地域故事”到“中国故事”的美学跨越。

当然，《家山》的数百页篇幅中，诸多乡绅与群众的对话充斥整部小说，读来偶尔会使人感到节奏略显迟缓。此外，在某些战乱和分岐的紧要关头，主要人物的抉择有时显得过于理性圆满，缺乏更为尖锐的心理撕裂感。然而瑕不掩瑜，小说的精神气韵和人物塑造依然保持着较高水准。《家山》最可贵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中国乡土文明的方式。在这部浸透了山村烟火气的史诗中，那些刻在基因里的和善、坚韧与担当，正是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脊梁。作者用文字搭建起一座祠堂，让每个读者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根脉。当“家山”二字在唇齿间流出，我们听到的不仅是元好问“一望家山眼暂明”的深情凝望，更是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转型中挥之不去的文化乡愁。



王跃文 著
《家山》
人民文学出版社



无用书香 人生真味

□ 吴辉

回到老家，经常有人说：我一看见你，就想起你以前拿着书的样子。你看过那么多书，读书一定很赚钱吧？

我一般这样说：没有没有，不赚钱。

然后，对方多半又会问：那你看那么多书有什么用？

一位师长甚至说：你现在到了把知识变现的时候了，书都烂在肚子里，岂不是可惜。他说的“变现”，还是指“变钱”。如果不能变现，那么多书就都白看了。其基本逻辑是，如果不能因为阅读多赚钱，只为过日子，根本不需要花那么多精力去看书，何苦费脑子呢，有时间多消遣岂不更妙？

阅读的变现，如果仅指取得货币收益，那我确实非常惭愧，这个能力，我目前真没有，将来也大概率不会有。大多数天天读书的人，这方面的能力好像都没有那么强。

但是，我想反问的是：读书为什么要变现呢？变现是阅读的终极目的吗？比如，单纯地因为热爱而阅读，单纯地因为想与智者交谈，获得智慧的启迪而阅读，不可以吗？或者单纯地享受自由而“无用”的阅读过程，不为做研究，也不为写论文，不追求功利上的有用，似乎也很好。至于是不是累，只有真正热爱阅读的人才更有发言权。

现在的人经常叫喊活得累，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做事的目的性太强了。干什么都得有一个好的结果，而且这个所谓“好”，往往被转译为货币意义上的“收益”和功利上的“有用”。这样一来，做事的时候就难免总要权衡利弊，总要患得患失，而无法做到随心所欲，丢了平淡天真。

科技发展、社会进步到了这个阶段，物质丰盈的程度前所未有的。可惜人心不足，每天忙忙碌碌，把宋人所称的四雅——“焚香点茶，挂画插花”之类闲事，把古人悠闲自得地听雨、养花、候月、听松等“无用”的闲趣丢掉了，以致身心无法停歇，不得休养生息，这样过日子自然累。

其实，不带目的的阅读正是这样一种闲趣。明代陈继儒在《小窗幽记·素篇》中写道：“闲居之趣，快活有五。不与交接，免拜送之礼，一也；终日可观书鼓琴，二也；睡起随意，无有拘碍，三也；不闻凉凉器杂，四也；能课子耕读，五也。”一个人若能免除世俗应酬，还有诗书雅趣相伴，每天睡到自然醒，还有时间教子女读书和生活技能，好不快乐，这难道不是很多现代人的理想生活状态吗？

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我们有资本做点不计功利的事了。人不能总是被生活的重担压得匍匐在地，如果既不穿衣，又不少食，为什么总要那么计较如何变现？所以，每天不妨给自己一小段时间，跳出尘嚣杂务，活得离地三尺。而书，就是把心灵与俗世隔离开来的最好的屏障之一。有人说，读书是精神“断舍离”。此话有理，阅读能让我们从世事喧嚣的汪洋中浮出水面，呼吸几口新鲜的空气，看见一片广阔的蓝天。

闲来无事，随手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信马由缰翻阅，听作者絮叨，与图文共情。兴起时，沉入文本深处，独享片刻酣畅；倦来时，合卷闭目养神，任由思绪飘散。如此或能暂离焦虑与执念，守住一段纯粹和安宁。

除了货币化变现，阅读的价值其实有很多，诸如扩展知识，愉悦身心，柔软性情，放空心神，缓解焦虑，打造精神港湾，与新朋结缘，与老友重逢，与作者对话，与世界连接……

而其中最根本的意义就在于，阅读能让人慢慢懂得丈量人生价值的尺度有很多。建功立业以功名济世的人生，实业兴邦以财富富民的人生，都不同凡响；但陶渊明田园归隐、守心求真，林逋梅妻鹤子、淡泊清雅，王冕墨梅自守、耕读度日的人生，也是美好的。

如果换一把尺子度量生命的意义，我们对变现的理解就会截然不同。从这个角度说，谁说我看过的书没有变现呢？



书，让世界在眼前奔涌

□ 赖韵如

我常常去图书馆，为眼前浩浩汤汤的“书流”驻足。带孩子去，约朋友去，一个人想找地方安静的时候，也去。很多时候，我并不是有意去看哪本书，而是想去感受那份书香。在书香之中，我会感到暖心、安稳、笃定。

在一座非遗主题的图书馆，我常常去抱一本书走进这里，就像在城市里找到了故乡，乡愁有了安放之地。推开那扇门，迎面而来的是三个相互贯通又各自独立的世界：非遗展示区、非遗活动体验区、非遗主题图书阅览区。国家级、省级、市级的代表性非遗项目在那里展示：赣南采茶戏、上犹九狮舞、定南瑞狮、于都唢呐公婆吹、兴国山歌、于都唢呐公婆吹、龙南香火龙、会昌畲族摆字龙、崇义三节龙……

周末，我带孩子去图书馆童书阅读区，调皮的孩子们会因为一个绘本安静下来，专注地看书，而且看后还不停跟我复述，记忆力惊人，比看电子产品的记忆力好上几倍，我想纸质阅读真有神奇的魔法。

我也算从小被书收服的野孩子。在我幼年时，很少走出过我们镇子。学校没有专门的阅览室，家里除了农具用书、账本，我也不曾拥有更多的课外读本。小学的老校长订阅了《小星星》《小学生之友》《少年写作精选》等刊物，他看过之后，会把它们当奖品发给考试优秀或者课堂积极发言的学生，我每次都特别卖力。

在周末的时候，大人们去干活了，我跟着兄长去采桑叶，我的小手篮里，总带着一本课外书，我快速地采摘了桑叶，然后悄悄爬上山腰梯田的稻草垛，远方的水库波光粼粼，白气氤氲，浩瀚的群山在水库之外奔涌，墨绿、青翠、黛色，一座连着一座，我的思绪在群山和书本里越走越远。等我看完那本书，已经暮色四合，土地已经没人影子，我肚子饿得咕咕叫。我站在坝上，看见自己，那么小，而因为那本书，世界在我的眼前奔涌，那么远，那么浩荡。

读中学的时候，我寄居在亲戚家，周末会回到那座叫“盐庐”的小院，小院不大，除了花草菜蔬，就是旧书多，书皮泛黄，落寞地堆在角落里，我却十分珍爱它们。《诗经》《古诗十九首》《红楼梦》《莎士比亚戏剧》《莫泊桑小说集》《飞鸟集》《呼兰河传》《雪国》《带阁楼的房子》……松鼠拖着伞一样的尾巴攀爬，狡黠地看我一眼后，便蹿到枇杷树的枝丫上了，鸟鸣啾啾，阳光在书页间斑驳流转，蜡梅树的花香伴着书香，我从“盐庐”走进了宽广的世界，身心像被施了魔法一般。那些寄居的时光，有远离父母的心酸，但因为有书的陪伴，光阴神色温柔，有声有色有样子。

《星火》杂志有个长期节目是“把星火读给你听”，我组织并参与过多次线上线下的活动。印象最深的有两次，分别是在赣州的古城墙、婺源的古戏台。

古城墙那次，一群人，在夏天的夜晚，点起灯笼，弹着吉他，我们一起拿起书本，一起读诗的感觉很美好。活动当天，我是朗读者，读了宗小白的《春日篇》，当时我肚子里还有个小小生命，每当我想起那个美好的夜晚，便觉得那是一场奢侈的胎教。

我还参加过婺源的古城台读书会，那是在油菜花盛开的春天，我是观众。学生、路人、驴友纷纷登台。快到尾声的时候，一个老嫂子被驴友牵过来，说自己想上台读一首，上台之前，她把自己沾了菜籽和泥土的围裙解下来，交给旁边的一名观众。她顶着一头白发，颤巍巍上了台，台下突然就安静了。她选的诗歌是一首关于土地和耕种的诗：《草垛》。

草垛，收割后一切都空了只剩下一些秸秆留在地里过几天秸秆被捆作一个草垛我陪着它们异想天开一起沉默直到它们被农民挑回家挑着自己轻轻的一生她用浓重的婺源方言朗诵了这首诗歌，整个过程，她拿书的手很不自然，她的声音苍老，方言很难听懂，“草垛”发音是“曹夺”，尾音颤抖，但她赢得了巨大的掌声。我后来问了老人才知道，她从小爱读书，但没有书读。年轻时做过村里的妇女干部，如今照顾生病的丈夫多年，艰难的时光，书一直陪伴她，那天鼓起很大的勇气——第一次上台读书。小时候的梦想，78岁才实现。一整天下午，春寒料峭，但这位特殊的朗读者温暖着我们。

我想，每一个爱书的人，时光都不会亏待。因为书，会让世界在眼前奔涌。